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傲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校

戶役篇

三代戶役

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役故力役之征自古有之

周官大司徒掌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禁令乃頒

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
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行徵令大畧成周役民之
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
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
田之役在民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
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
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周人治制
役之法則極纖悉委曲之至而任之以地之媿惡辨
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不槩責也故小

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
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
任之以地也卿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
均人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
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
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
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
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

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八日。無年公用一日。則是歲止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有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

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鄴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爲族。遂百家爲鄴。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鄴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故當其時。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

古○今○治○平○畧
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
而○民○之○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其○不○役○者○
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
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
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
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
侯○徙○者○朞○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
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是○以○爲○周○之○民○不○惟○以○役○爲○
勞○而○且○以○役○爲○樂○由○後○觀○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

民○樂○於○爲○臺○之○役○矣○由○前○觀○之○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則○民○樂○於○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是○不○
以○田○役○爲○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兵○役○爲○
勞○也○後○之○役○民○旣○無○其○道○又○無○其○法○土○國○城○漕○我○獨○
南○行○則○其○役○困○於○力○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則○其○役○困○
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
盥○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絳○縣○之○老○亦○預○城○
杞○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雖○貴○者○不○舍○
也○後○之○役○民○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也○哉○今○

之役法田役兵役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則今之雇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差法也。雇役既出稅以顧之差役則不免出力以共之。夫有職則有役皆職分之所當爲也。今皆規以求免何耶。且周之役繁而民樂於爲役。今之役簡而民苦於爲役。是必有故矣。責之以所不能供之財迫之以所不能任之力民亦何樂而爲此哉。

漢唐戶役

魏晉南北朝附

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興制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百三十則爲筭賦年七歲至十四出錢二十則爲口錢凡民二十而傅給繇役爲更卒及戍邊不行者出錢雇之或入官以給戍者則爲更賦是既役之而又稅之也。高祖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常以十月朔獻及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蓋

獻者貢也。以口率不從田以省賦也。而中都官歲給賦率不過數千石。其賦從乎薄如此。文帝卽位躬行節儉。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武帝以功利繁興。因加民口錢。人三文。以備車騎。嗣是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筭。至於鄉置三老。以事相教。復勿經役。嗇夫以收賦稅。游徼以禁盜賊。所以役民者。歲不過三日。民之受役者。年不出五十。是猶輕簡而近古也。迨其後。敷役有七。

科之謫。雇役有三品之號。而喪亂相仍。民皆役於兵。無復節制。漢始衰矣。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布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餘爲次丁。老小者不事。及元帝寓居江右。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其所課丁男。調布絹各二。

丈絲三兩、綿八兩、丁女半之。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至崇和元年、桓溫秉政、以人無定本、傷理爲甚。乃以二月庚戌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又時役使無節。率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而方鎮去官。皆割兵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糾舉。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亦不下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旣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克補。是故以十六爲全丁。則

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則所任非童幼之事矣。百姓安免於困苦乎。後義熙中。宋公劉裕亦表。僉界土斷。諸流寓者。多被并省。及宋立制。悉仍晉課。初自晉孝武來。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後浸增至五石。而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又與晉懸殊。豈所謂六十斛者。非止一歲所賦耶。則無藝甚矣。齊高祖建元初。以民間欺巧。勅虞安之等。檢定簿籍。二年。詔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

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計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須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又未易可懲。以何科筭能革斯弊？虞安之上表曰：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下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奸，奸彌深而却彌多。賂逾厚而答逾緩，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

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人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道人。或抱子併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兢反。爲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行患在不久。帝看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戍緣淮者各十年，百姓怨咨。又以北伐頻侵，楊徐二州並人丁

古今通考卷之二
三人取兩、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而輸米
既畢、就役如故、時民戶附錄屬名者、既多復蔭、而所
在檢占、雖注病者、皆積年充攝、又追責其租布、隨其
年歲多少、而啣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焉、蓋周
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阡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
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
籍爲先、然自晉至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
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考、此以
僞冒滋多也、後魏道武時、詔採諸漏戶、合輸綸綿、自

後諸逃戶、占爲紬蠶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徧
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又初不立三
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三五十家、方爲一
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
至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
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其民、調夫婦二人、
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
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
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以此爲降、民年八十

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時、文明太后猶稱制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有言難行者、有言徐遣使於事爲宜者、冲曰、若不因課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賦有常分、苞陰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之制、下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

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筭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興所同、隨世污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盂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塉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

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今革舊從
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卽簡
之要初豪富并兼者弗願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
倍於是海內安之至其末年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
居缺于徭賦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
籍之戶得六十餘萬于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
租調之入有加文宣受禪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
錢貧者役其力然時賦役繁興而帝刑罰酷濫吏道
因而成奸豪黨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

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
帝以爲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二六七至
河清三年定令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
家爲族黨男子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
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
迨武平之後國用匱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
錢焉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設司役掌力役之徵令
自十八至六十四而賦分爲三等豐年則役三旬中
年役二旬下年役一旬起役毋過家一人武帝保定

古今治平畧 卷二
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
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
爲兵矣隋文受禪頒新令立保正之制凡人五家爲
保保有長五保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
比閭正黨正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然是時山東尙承
齊俗機巧奸僞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
老小規免租賦帝乃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
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
爲戶頭以防容隱高顯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

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
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編下諸州各隨便近五黨
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人知爲
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阡奉公上蒙輕減之
征悉庶懷惠姦無所容是後雖遭水旱戶口有增及
江表旣平帝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
輸庸停防說者謂頰之力多焉煬帝之後禁網疎闊
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于老已免租
賦戶部侍郎裴蘊奏皆令貌閱不實者許民相告若

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行之苛切民皆
愁怨比進計籍帝臨朝覽狀嘆以爲賢後以工役煩
興丁男不足令婦女充役而死者大半天下之人十
九分爲盜賊以至於亡唐制諸戶以百戶爲里每里
設正一人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
在邑居者爲坊正在田野者爲村正民年二十一爲
丁十六爲中六十爲老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
日不役者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
則免調三十日則租調俱免通正役無過五十日初

定大下戶量其資產爲三等後詔三等未定升降宜
爲九等凡丁附于帳籍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
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制每歲一造帳三年一
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是時初經隋末喪
亂之後雖以太宗貞觀之治休息生養至永徽中天
下樂業直將一世而有司奏戶口纔及三百八十萬
視隋初十存不能一二證聖元年平閣舍人李嶠表
曰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衆而條貫不失按比可知
者在于各有管統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

偷避差役浮衣寓食積歲淹年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缺于恒賦亦恐誘勸愚俗堪爲禍患而一遇簡察卽轉入他境還行私容所司雖具設科禁而相看爲例莫適遵承百州千郡前後依違縱更搜簡徒委之州縣賞罰不懸亦歸無益宜令御史督察設禁令以防之使其遞相覺察聽其糾告垂恩德以撫之卽當助其乏困蠲其懸逋而又施權衡以御之有不願還者卽於所在隸名編戶立制限以一之符到百日不自首者科罪遷之邊州如此則戶

無所遺浮寓可絕夫顧小利者失大計存近務者喪遠畧今之議者或不達于通變必越關相尋不肯改貫是開其逃亡而禁其割隸也豈如量等割隸使悉歸計料然後嚴爲防禁與之更始哉開元初天下戶未常升降逃亡免役多至僞濫宇文融請搜括逃戶玄宗倚任之於是諸道希旨皆虛張其數至以編戶爲客歲終奏括得審戶凡八十餘萬戶錢數百萬率得褒賞又之以民門戶高下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計戶多寡免丁有差而代宗廣德

初以兵難之後，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男子二十五
爲成丁，五十爲老，以優民。然強寇未夷，尋又率戶以
給軍糧，民耗甚矣。又自開元承平既久，不爲版籍法，
度玩弊，丁口轉死斃於邊戍者，貫籍不除，而王鏐爲
戶口使，務爲聚斂，以其籍存而戶不在，爲隱課不出。
乃按籍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法愈大敝。至
德後，兵荒交作，百役並起，人戶彫虛，于是富人丁多
者，或假名入仕，或托迹爲僧，或占募軍伍，或依倚豪
族，貪吏因緣，往往規避得免，而貧人無所入，則丁存

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
炎作相，乃立兩稅法，以革其弊。戶無主客，以見居爲
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
不廢，是昔日之庸固已在其中矣。迄于元和，長吏以
戶口增損爲其殿最，遂有析戶以張虛數，分產以繫
戶額，兼招引浮客，用爲增益。至于稅額，一無所加，徒
使人心易搖，土著復寡。乃詔觀察使嚴覆其實，而衡
州刺史呂溫奏：當州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
尋考舊案，承前徵稅，並無等第，又二十餘年都不定。

戶存亡孰察貧富不均因是設法團定護隱戶萬餘
州縣不曾科徵所由私自斂率夫與其潛資于姦吏
曷若均助于疲人請作此方以救彫瘵詔行之太和
時豪民侵噬愈甚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
稅皆出下貧至于依富爲姦客役罰峻于州縣長吏
歲輒遣吏巡覆民苦其擾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
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之輕重作差役
簿送刺史簡署訖鑱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
差是則庸錢已斂而差役猶在民也豈初定兩稅意

哉當是時議者謂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
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元和遂止戶百四十四萬
是十失其八也夫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
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
任多在藝文才與職垂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
闕考言詢事之道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
去枝葉目以廷闕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
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戶百三十萬頗分命黜陟
重爲按比收入公稅增倍而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

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所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舊額既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民

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宋代戶役

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長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

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
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民避役者或
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慶曆中令裁損役人卽給使
不足益以廂兵旣而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徭
賦斂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村坊郭
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
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
復王逵使荊州率民輸錢免役進爲羨餘蒙詔獎由
是他路競爲培克以市恩皇祐中知并州韓琦上疏

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
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
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貲力
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
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
人數爲額而知制誥韓絳蔡襄請行鄉戶五則之法
以產錢多少定役輕重凡差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
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自罷里正衙前民稍
休息又詔諸路轉運司開封府界訪衙前之役有重

爲害者條奏之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治平四年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間因水旱頗致流離殆州郡
差役之法甚煩其詔中外臣庶條陳利害以聞先是
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
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於凍餒遂自
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
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
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役無
偏重之害役法更議始此至熙寧時帝嘗閱內藏庫

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求踰年不得歸
重傷之而知諫院吳充亦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
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
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浸少役使頻仍生資不
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
以時施行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於是王安石
定議言古者斂民賦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
人以爲用漢世宰相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
均今鄉戶憚差之苦不盡出於南畝而有司又緣差

役侵漁之一夫爲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雇充役者在官各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各助役錢取足用雇直而頗寬其數增三分爲水旱缺乏之備各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雇役而民輸錢訖卽弛然退自力於爲生其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姦一無所得施至便法也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

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戶之高下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以議不合罷令旣具試於開封府尋推行諸路而司農不用舊則剗立等第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不受突入王安石私第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辯甚力帝乃盡用其言監察御史劉摯條上其十害言民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時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中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槩視物力以差次出錢於上戶誠幸而下戶苦之矣夫

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
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其
有○常○產○知○自○重○也○今○旣○招○雇○恐○止○得○浮○浪○姦○詭○之○人
則○帑○庾○綱○運○及○諸○場○務○不○惟○不○能○典○幹○恐○不○勝○其○失
陷○而○冒○法○者○必○衆○矣○至○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
史○之○類○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騷○擾○其○坊○郭○十○等
戶○郡○縣○科○率○緩○急○賴○之○難○使○之○更○助○役○錢○乞○詳○究○條
目○徐○審○利○害○而○行○之○楊○繪○亦○言○其○五○害○帝○以○謂○安○石
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寧○當○規○規○恤○淺○近○浮○議

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東○明○令○賈○蕃○不○能○禁○遏○遮○訴
者○摅○他○事○劾○之○詔○逮○鞠○繪○摯○疏○極○言○之○以○爲○更○役○法
以○便○民○民○苟○以○爲○不○便○也○安○可○禁○今○以○威○脇○令○佐○使
民○不○得○赴○愬○是○壅○川○也○於○是○曾○布○撫○繪○摯○所○言○條○辨
之○曰○幾○內○上○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所○輸○錢○比○舊○受
役○之○費○減○十○之○五○其○中○舊○充○弓○手○承○符○里○長○之○類○今
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助○之○費○減○十
之○七○下○等○人○戶○則○盡○除○前○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
一○錢○費○減○十○之○八○九○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則○聚

歛之患生。此臣所謂未喻也。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各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倉庫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雇人爲之。亦已久矣。言者謂衙前募人則失陷官物。耆長募人則盜賊難止。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斗斛。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直謂使之輸錢。錢非民有。絲綿粟麥必至賤估。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出百姓凶荒饑饉。未嘗罷免。今役錢頗欲稍有餘羨。正以爲凶歲蠲減之備。而言者以謂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

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也。於是遣察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爲免役。而頒其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立定物價。令民各以田宅畜貨。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以其三之一。克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詔從之。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

古今治平畧
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會彗出詔罷
其法已而御史周尹言免役錢數外留寬剩一分聞
州縣希旨廣敷民錢省役額損雇直而民輸如舊寬
剩日多且募直輕而倉法重役人多不願募天下皆
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久之知彭州呂陶亦言
立法召募初無過歛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
寬剩自始施行迄今天下約有六七百萬歲歲如此
恐帛幣乏絕貨法不通農末交受其弊宜逐年限定
不得過十分之一以甦民困不報及安石去位吳克

爲相沈括獻議爲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爲便初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舊苦差役而衙前尤甚特
朔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
畝實解目前之困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第其間採
安石議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
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
此其爲法旣不詳究永敝而聚斂者又乘此增取帝
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
比前滋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然

亦所謂行法者不善。初非法之不善也。元祐初，司馬光爲相，欲悉罷其法，奏曰：「自行免役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又多取羨餘以冀恩賞，兼以賦斂多責，見錢農民要須貿易，所以售變田業以應誅求，生計不暇復顧。今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其見所輸入撥，克常平本錢。於是詔脩定役書，中書舍人范百祿曰：「熙寧免役法行，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役，幸後有司務求羨餘，爲刻削民始以出錢爲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

寬民力可也。光不從而制，誥蘇轍言：「差役復行，當議者五事。畧言舊差鄉戶爲衙前，破敗人家甚於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害，而反以爲苦者，出役錢難耳。向使用官賣坊場課入，雇衙前自足，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爲利較然。初疑衙前多浮蕩，投雇不如鄉差稅戶之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嚮差衙前之害。其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出役錢，而科配減免，便但敷錢大重。今但酌役錢減定中數，用坊場錢與支

雇衙前召募及非泛綱運無爲用差且言卽用差第當以見在役人數定額熙寧未減定前數實冗不可用詔下看詳役法所詳定而侍御史劉摯言坊場自足酬衙前直外惟散從承符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蘇軾又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光於是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免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原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

浪之人應募無顧籍受賕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而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此五害也今宜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令自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旣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錢助之尙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

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勅要于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爲功必兢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蘇軾言於

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

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塲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虚心以延衆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

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請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元祐三年翰林學士蘇軾言改差法上戶之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也乞下有司按昔日雇役歲出錢之數較以今差役歲費之數更以幾年

一役較之則利害較然况農民在官百端蠶食比之募人苦樂十倍其五路百姓朴拙者則患苦彌甚矣御史中丞李常言初差法詔下民更不輸錢雖呼相慶行之既久而始覺不輸錢之爲害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番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事上戶極等歲有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爲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二三千而今所雇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則差法徒能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之戶

獨困也望詔一二練事臣僚與大臣取差雇二法便百姓者而詳擇其中右正言劉安世以責民出錢爲非守初義遂劾常懷姦害政是時言役法不便者甚衆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尙未就緒帝曰第循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紱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敷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爲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

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三年右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未嘗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弊耳願無以元豐元祐爲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諤○之○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謂○元○豐○不○若○元○祐○明○矣○諤○於○陛○下

追紹之日敢爲此言臣竊駭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諤指以爲弊則所詆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雇已紛然無紀矣而諤欲不問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罷諤知廣德軍是歲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爲一書各常平免役敕令頒之天下初章惇請復行免役置司講議久而未決京謂之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所見不

古今治亂
同而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
以見其姦自是法益深峻民愈病矣常試論之取民
間六色之錢益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
衙前以下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
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輸差民戶而盡蠲六色之錢
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弓
手許募曾克有勞效者指揮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
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既而詔諸路坊郭五等
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並

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原未嘗
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
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立雇議而當時無狀官
吏尚損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色役之名而重復
科差况元祐差雇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
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
以入官固其勢也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然熙
寧之行助役也既取一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
間徵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此其

極弊至紹聖國論一變羣姦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
宜不遺力然考其施行之條畫則助役錢寬剩亦不
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
不如豐熙之甚矣觀元祐之復徵六色役錢則知興
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窒觀紹聖之役錢寬剩皆止
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要之以坊場
樸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資雇役所徵不
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
則助役未嘗不可行特介甫狠愎不能熟議緩行而

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羣險因得以行
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
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
爲之宗主然惇在元祐時嘗言役法熙寧初以雇代
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計議熟講
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其說不惟切中
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之非至於民情之利害初
聞罷衙前而喜後責寬剩始以輸錢爲病既聞復差
役又喜後重輕不齊復歎不輸錢之爲害然則利害

固相等矣。夫上之於下，分無可逃，勢何得解？得其人而司牧之，其雇而與之直也。如家有傭作，其差而賦之役也。如子趨父事，何適不可，而必紛紛創法更令爲耶？苟患民役於官，而吏侵漁之，則青苗保甲諸法，民何以自免於官？苟患民苦於錢，而差役之爲便也，則田賦諸雜變賦庸非賦於民乎？得其道則交利失其道則交病。熙寧元祐諸人徒爲意見使矣。南渡以後，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長吏不得其人，是以諸講究其利病，特詳罷雇役，復免役法，纖悉畢

具。然非久輒弊。後役錢并寬剩錢，畢白輸而苦役如故。又豪有力者各私以賂自免，而役愈不均。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慮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畢會，挈豕醢酒，舊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上其書於府，頗爲有司所持，灌任以爲必可行也。行之後三十年

役之訟不抵於有司俗大歡洽郡守呂芾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時葉適爲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諤言當從民便不願者行差役如故然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蓋始倡義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智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奪差役之權是虐貧擾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嗚呼至義役而猶有弊法豈可盡信哉

通考曰差役古法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

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黨鄰里、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訟、獄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戾。天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爲郡、而

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於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脇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耻、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有不任鄉亭之職者。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

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污吏非理徵求極意凌篋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在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職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上之人旣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

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費重破家耳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克役家力旣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從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

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雖不能使
克役之無費然官常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
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
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
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
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
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年年出費差
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
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

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
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州縣所徵雇役錢除
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克典吏俸給之用
又有寬剝錢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克役
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
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
所取辦傾困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
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可復行雇役之金豈
復能了然則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

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爲吏者以狐兔視其民睥睨朶頤惟恐墮穽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壁之爲殃上下徂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爲宦况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稅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

不能爲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餼廩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士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法之吏備以養其力賦斂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後雇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養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旣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

必曰雇曰義之紛紛哉

國朝戶役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之丁甲
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藉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各半圖

古今治平略 卷二
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
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十戶之外著
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
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
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
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
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
年坊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遴丁糧近上者補之
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

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攢造者以差
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
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里
甲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
磨筭訖類編填圖署衙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
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衙名上之省
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
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
比違誤檢暴蠹浥蓋慎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

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
有厨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
士畢各以其業爲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
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壻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
唯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丁二等曰成
丁曰不成丁民姓生登其名於籍曰不丁年十六曰
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
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
泛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

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雜泛役而
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役法視
冊籍上中下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繇也
役也以一里都圖百戶分十戶各直一歲承繇役而
約歲中各色雜目宜役民者編地均之或力或銀從
所便爲共曰均徭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棟稻衙前而
名又五歲克里長甲首以督辦貢賦追攝公務而止
倣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卽以其明歲爲經催
已因用爲糧長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其後乃約

古今通考
卷二
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日里甲銀意主於便民而 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禁子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俱以市民僉克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卽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於豫防至深而額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則上罪配流後法稍圯而編徭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心其里輪收祇應官田多寡有無又不能槩必里甲中吏往往優形勢戶而攤之單小賦不均而弊滋於是議臣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稽

貧富者以資產爲宗而審里老手實覈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覆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蹙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由田出富自租生與其實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於里甲均之爲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舊編力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銀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除優復外毋論都圖里甲先

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鼠尾冊以差次填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丁糧不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舉在目獨諸市民商賈富囊篋而不置田產者聽自占以古人屢賦里布之法徵之備銀差之數如此則法一而政平功省而事覈吏無所措其手守令賢者得小增減以盡其利弊雖其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舍便於是徑役一以丁產爲宗不論里而單下戶稍得寬其後法益圯而吏於土者終不能以其身

供百務諸上供公費既輸銀於官爲支解而官府諸公需私費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爲營供又其後諸名里甲錢入官者公鉅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千百甚且一無所給而亶責之民也於是計值年里甲戶若干若丁糧若干分爲十二總總各以其月爲祇應曰值月郡守長而下至簿尉各以坊長承值其衙若官司外出賓旅經由諸夫馬供張飲食畢於民乎給而里甲先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益併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

卽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與
官爲市一科十豪使之不卽訟言諸官爲督責於公
賦不異甚且鬻妻質子以更費而十甲又甚病此均
徑出則省司聽差解者最病所部解類皆上供額皆
京繇諸收納皆中官恣留難不易中不中則往復改
買至傾產以更次者直堂庫子府州縣官若吏胥諸
日用費畢取給焉至日費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
輒借輸後不能盡償又主出納查盤督過於巨積金
銀庫爲獨急又次者倉戶各斗給主守勞苦未論而

監臨查盤之費繁又查盤倉出米稍贏名過收稍耗
罪折閱當主守時業以工徒爲必得之罪矣又倉所
收受必支放滿乃得代所爲編二役銀僅七兩二錢
而費至什百倍不啻也他諸徑稍輕減而浮於編額
者亦率各加倍獲爲共其本境內有驛站遞運所者
各各名水夫馬匹以支應皆徑編卽簡僻地亦輸銀
爲協濟其所在無驛遞而往來需給力者畢均之於
民而均徑益又病又其後覓淮南糧長本色米有解
面折色銀有火耗有秤頭銀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見

初出江有銅鑼花鼓既部運有馬疋鋪陳諸皆稱常
例其吏胥百留難私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難
支矣嘉靖初詔撫按二司官痛革之弊宿如故
而里甲諸承應官田又抑民盡買名歸戶田凡百役
皆民所自供他無所取之於是酌弊者議行一條鞭
法蓋輪甲則逾年十甲克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
之丁糧克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
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輪譬則十石之重有
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設錢分給

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
訖則閉戶帖息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
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
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
銀定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
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
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
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者甚
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

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
甲之中則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
庫既革定名徭編之數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
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凡收支一委之吏則毫末承
稟於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課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
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
給於舊有募克親克親克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
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使盜也
今募吏克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又年

終而更無歲久涸爛之患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
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卽用之不敢濫諸便利不可悉
道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
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喁喁望
會卒官民巷哭甚哀都御史劉光濟繼之奏可下通
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爲率計
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
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民
兵皆得以秩役優免里甲不免以里甲爲差議者以

爲通十甲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優免者執不能
分數戶以幾俸則濫冒消覈實數以編銀則賠累息
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富人不近官從
人不坐名則覬覦寢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
復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
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爲詭寄則冊籍清蓋媮
快至於此然說者又以爲官之役民與民役於官猶
臂指然安所可得解異時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
罷耳而里甲之直年經催之部運誰實貸之方法嚴

令具時上必以節約爲程督下必以省用爲功能故
差瘡於往耳法久且弛內有不得已之公費外有不
敢抗之求取將於何取之必將陽諱其名陰用其實
外縮其數內浮其出求饜而已矣夫人情重於用已
之所有輕於用人之所有今差銀輸官久且輕用而
易費費盡已卽有部派軍興諸卒然之務將於何取
之久且益重又山谷民畏事而憚官雖條鞭行坊里
日祇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改直月日值日
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嘉靖中

年時嗚呼法安可專哉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終

